

西蒙·波娃回忆录



SHANGHAI SHUDIAN



SHANGHAI SHUDIAN

SHANGHAI SHUD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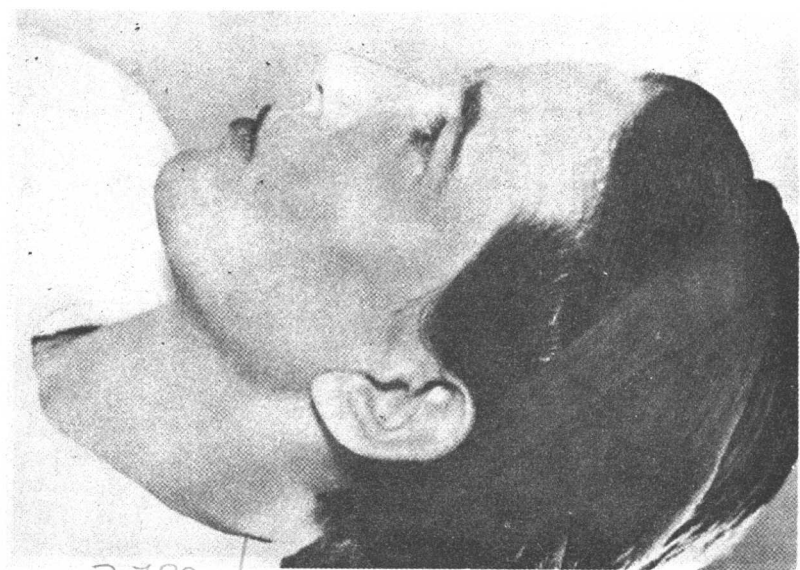
西蒙·波娃著
杨翠屏译

西蒙·波娃回忆录

上海書店



西蒙·波娃(右)與母親和妹妹海倫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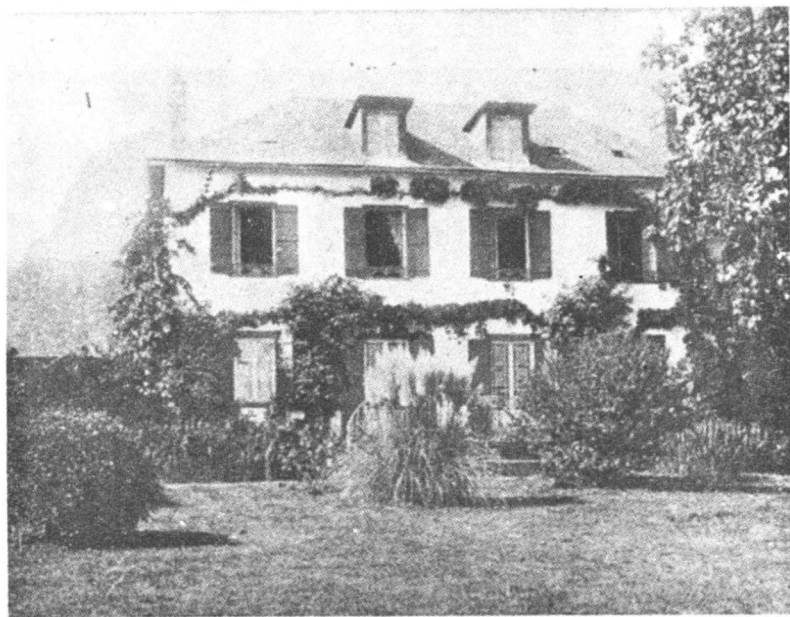


莫里哀中學時期的波娃。(19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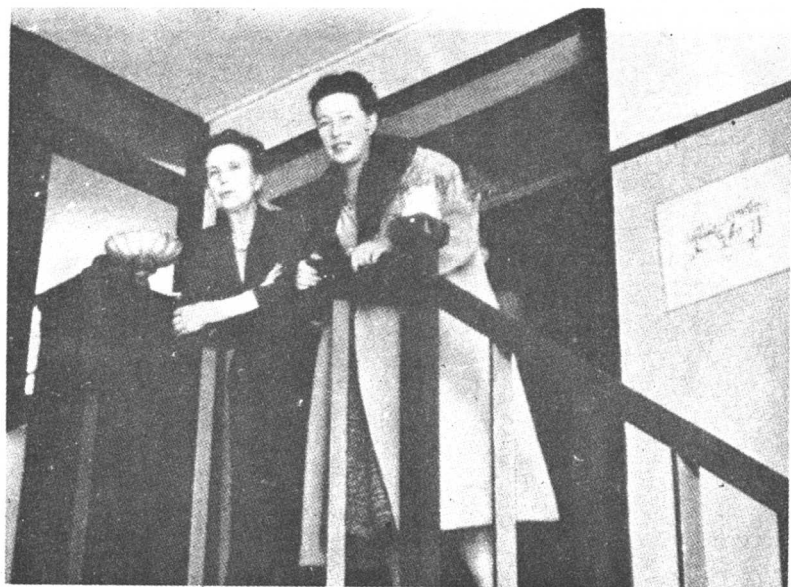
RW 892 / U



伊莉莎白·馬比尤和西蒙·波娃。



波娃童年時期常去住的別墅。



波娃於1954年獲得龔古獎當天與其母攝於家門前。



波娃與沙特旅遊瑞典時留影。(1954)



西蒙·波娃攝於自宅。



年輕時期的波娃。

目錄

關於『西蒙·波娃回憶錄』／代譯序……	一
西蒙·波娃的生涯與作品……………	九
西蒙·波娃回憶錄	
第一部……………	一七
第二部……………	一〇一
第三部……………	一六九
第四部……………	二七一
西蒙·波娃年譜……………	三四一

關於『西蒙·波娃回憶錄』／代譯序

以『第二性』一書成爲今日女權思想的啓蒙者，而聞名於世的西蒙·波娃，一九〇八年一月九日出生於巴黎一個資產階級的家庭，其父爲律師，其母爲一虔誠的教徒，且有一個小她兩歲半的妹妹。波娃和她父親的關係一直是很微妙的，她父親屬於那時代的典型人物，贊成君主制度，反對共和，對祖國的熱愛更是無以名狀。這一些都是他的宗教，他深信特佛斯(Drevius)的罪行，就如同他妻子相信上帝的存在一樣。他尊崇家庭，認爲女人一旦成爲母親後是神聖不可冒犯的，他要求妻子忠貞，少女純潔，却同意男人荒唐放蕩。波娃小時候對他的歡愉、健談非常佩服，稍長，對他的文化涵養、智慧、正確的智性更是欽服異常。在成長中，他一直是她的功課讀物的指導者。

他鼓勵波娃去唸大學，以獲得一技之長，但是每當波娃得到好成績時，他却不怎麼加以讚賞，反而認爲女人終其一生最重要的是嫁一個好丈夫。波娃之所以對他的崇拜漸漸消失，是因為她已漸漸摒棄他所信仰的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念。

波娃的母親對她和她妹妹的教養是嚴格的，她指導她們的功課，帶她們去做禮拜，家中的三位女子便常一起做晨禱和晚禱。在波娃幼小的心靈中，母親是她的見證人，她的眼光代表上帝。在她所有的親人中，以她母親的宗教信仰最爲虔敬，她時常領聖體，不倦地禱告，唸很多宗教方面的書籍，更重要的是，她信仰和行爲一致。和她的父親比起來，波娃的母親對她的影響比較小，她父親把她當做大人看待，她母親心目中的她却一直是個小孩。波娃需要母親的溫柔和父親的誇獎，她母親很少懲罰她，母女兩人一直很親密地生活着，波娃並沒努力去模仿她，然而她却想塑造波娃。她從母親處學到

了責任的意義，知道怎樣節制言行和慾望，使舉止適中；換句話說，她母親給了她典型的淑女教育。

波娃和妹妹海倫一直很友愛，她並沒受到獨生女或獨生子沒有兄弟姐妹當玩伴的痛苦。她的父母也深深喜愛她妹妹，但却時常讓她體會到，她是比不上波娃的。波娃認為她妹妹較其他同齡的女孩優秀，而喜歡和她玩耍。這位善良的姐姐更常教她唸書或幫她解決困難，她們時常發明遊戲，扮演劇中人物。在成長過程中，波娃一直是支配者，海倫是受支配者。海倫對繪畫有興趣，後來成為畫家。

小時候顯得很可愛的波娃，在青春時期卻變得一點也不漂亮，她媽媽不太會打扮她，而她也怪癖，總之有些不大對勁。她父親也對她不太親切，常對她說：「我可憐的女兒！妳是多麼難看啊！」在這段時期內，他遠較喜歡那長得可愛而動人的妹妹。波娃為自己身體的發育受窘，而放棄了一切希望，專心致力於學業和課外讀物，一天到晚努力用功，沒有半點娛樂。

她和冉冉的友誼對她影響很大，波娃很欽佩她，這份友誼使其他的友誼黯然失色。從十歲認識冉冉的那一天起到進入大學時為止，她一直沒有比較知心的朋友。

波娃通過高中畢業考後非常高興，因為從此她可以到索本大學中的聖日內維耶夫圖書館，在一種和家庭氣氛完全不同的地方求知。她父母為她的成功感到驕傲，父親把她當做贏得所有錦標的拳擊家一樣看待，鼓勵她去修更多的學士學位。他向她說：「妳應該再修一個法律學士，那會更有趣。」因為這樣他可向朋友吹噓一番：「不得了！我的女兒有一個學士學位。」但很矛盾地，他却從不幫助她，使她順利完成學業。他討厭知識份子、公務員，而波娃是個知識份子，而且準備成為公務員，她父親的態度實在令人失望。他私底下仍然希望她像一般的女孩子一樣。

波娃在一九二九年認識沙特，那一年中學教師資格哲學部門的甄試，沙特高中第一名，波娃僅居其次。認識沙特可以說是她生命的轉捩點，就像她所說的：「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功，便是和沙特的相

識，沙特完全符合我十五歲時的誓願。他是我的副本，和他在一起時，我們能達到水乳交融的境界。他更使我有面對將來的勇氣，突然之間，我不再是孤獨的人了。當我八月初離開他時，我知道今後將生活在他裏頭。」

這本書就在記載她和沙特剛認識，暗示他對她一生將有的重大影響，以她好友冉冉的死亡作為結束。

西蒙·波娃的教書生涯

波娃通過中學教師資格考試後，被派到馬賽港，開始了她第一次獨立和孤獨的體驗。她這一下獲得的「自由」使她大為陶醉，但另一方面的「孤立」却使她惶恐。她努力培養自立自足的精神，成功後，她把這種遠居他鄉的舉動當做一種勝利。她在蒙岡中學教哲學，對她來說，教書是一種樂趣而不是束縛。後來她被調到盧昂，和正在哈佛港一中學教書的沙特經常見面。

一九三二年，波娃對政治生活的細節一點也不感興趣，她確信社會主義必須、也將得勝。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掌權時，她還是不相信納粹主義的危險，她像那時候一般人一樣，依然相信世界能永保和平。

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三月之間，世局有了顯著的惡化，經濟危機也更逐漸高漲。一九三六年九月，波娃被調回巴黎，在那兩年半的期間，西班牙內戰成為當時的主要話題，她回到巴黎後在莫里哀中學教哲學。

一九三九年九月，沙特以氣象學家的身份被派到前線，幾個月後，巴黎便被佔領。沙特被德軍俘虜，到了一九四一年才重回法國。那時他們的生活十分艱苦，寫作、教書、自修成為他們生活的主要

內容。

西蒙·波娃與沙特

波娃和沙特的共同點是兩人都想寫作，沙特比她更熱衷，因為他認為寫作是他活著的主要目的，而生活只是其次。波娃却比較熱衷於生活，她之所以寫作是為了抓住生活中的某些東西。沙特在任何場所中或任何方式下都可以寫作，波娃比較注重生活的快樂與否。

沙特的一句話，改變了波娃作品中的風格。有一次沙特在一家咖啡館裏對她說：「至少，該把妳自己融入所寫的東西內，妳本身比那些叫什麼嬌媚的人更有趣……」她對這些話感到震驚，並且強烈地感受著。因為她認為完全把自我融入文學的傾向是應該避免的，這就像面對愛情、生命和死亡一般；所以她在完全這樣做以前，猶豫了很久。

從那時候起，波娃便想寫一本比她以前所寫更像她本身故事的小說，那便是「女賓客」。她那時候還當教師，在沒有充裕時間的情況下，費了四年才完成這部小說。沙特為這本書招來了評論家的批評，這評論很看重這部小說。這時她才真正自覺像位作家，因為她不但寫了一本書，而人們也讀過她的書，而且承認這是一位作家寫的。沙特也同意從那時起，波娃就一躍成為作家。

波娃在自傳中，不惜以冗長的篇幅描寫沙特，而沙特的書中，很令人驚訝地，却一直沒提過她。沙特解釋說，他的自傳只寫到十歲時為止，那時候波娃並不存在他的生活領域。沙特完全贊同波娃的四本自傳中，關於他和他們之間關係的描寫。她的自傳他唸過很多遍，也提供過建議，但是從不會對有關他的描寫批評過，他認為必須把它當做絕對的論據，因為她對他不但認識最清楚，而且對一些重要情節的描述也完全正確。直到沙特去世為止，他們交往了五十年之久。如同她所說的，除了僅有的

一次，他們從不會意見相左，那一次是爲了一個愚蠢的原因而吵架，他們爲了一個哲學性的問題互相發脾氣，他們互發脾氣通常是由於發問的方式不妥所致。當人們向他們提出一個問題時，他們通常作同樣的回答，那真是一件奇怪的事。他們擁有相同的回憶，以致共同面對一種情況時，反應也經常一致。換句話說，相同的經驗提供了相同的回答，共同的生活是由一大堆經驗積成的，他們有一個屬於兩人共有的回憶。

沙特眼中的波娃

沙特認爲他的終身伴侶——波娃很美，一直顯得很動人。在索本大學時，當她戴着一頂難看的小帽，被當時陌生不熟悉的沙特看在眼裏時，他便一直想認識她。因爲他喜歡她的樣子，她具有男人的智慧和女人的敏感，她是完全符合沙特心中所渴望的典型女子。

他們從沒有真正吵過架，如果有也是一些芝麻小事。例如一九三九年在那不勒斯港時，他們爲了是不是必須強迫這地方的居民住在政府爲他們建造的房子而爭論，後來便在他說：「妳是法西斯主義者。」她回答：「你永遠也做不出什麼事來。」的爭吵聲中結束。

沙特承認他有今日的一切，在某方面來講，應完全歸功於她。但從另一方面來講，如果她沒在他的生活中出現過，他顯然還是會寫作的，因爲那是他的志願。他對她的全然信任，總算給了他相當完全的安全感。這安全感是充滿狂傲而能獨自承擔一切的一般作家所常或缺的。

她如果批評他的作品，他會發脾氣，用盡所有的形容詞罵她，但最後他總是接受她的意見，這並不是服從，而是因爲他證實這些批評完全有他不能絕對擁有的客觀性，而且是基於對他希望做的事有絕對的認識後所發出的。她信賴他，因爲她知道這是他想寫的。從他想寫的那一時刻起，她是完全

站在他那邊的，而且她的態度既認真又嚴肅。

我們可以這麼說，有一次她給了他「出版許可」，他完全信賴她，除了她外，他從不曾因別人的批評，改變已動手做的事。人們或許可以認為他是爲她而著作的，或者說透過她而產生的，而他認爲這對讀者是更有益。

波娃比沙特更熱愛生命，她稱他爲「儂君子」，他也承認她比他能感受較多的事情。對於政治，她完全讓他自由處置，從不去管，她並非完全不漠不關心，祇是不願參與政治的詭計而已。

沙特認爲波娃是一位很優秀的作家，他承認這是實話而非恭維，自從她出版了自傳和「一個安詳的辭世」之後，他認爲她已經能引發大眾的共鳴。至於沙特，他總是不帶情感地和讀者溝通，換句話說，是和喜歡深思、面對他而能完全自由思考的人溝通。波娃用感情和讀者溝通，人們總是傾身投入她所寫的作品中，她能够親切地馬上使他人對自己產生懷疑。她從不自認比讀者優越，她談到自己的方式時，就像談到別人一樣。

她兼具自我接受和自我批評的態度，以致可在這種態度中認識自己。她既不太嚴肅，也不十分寬宏。當沙特談到自己時，無法完全擁有這份「沉着」，他不是過於自誇，便是自責太深。她和自己的關係恰好適中，這種對自己的適當距離，不僅是文學問題，也是生活問題。假如她對文學保持適當的距離，那是因爲她在生活裏，她能真正地對自己保持距離。

她是一位不太想到自己的人，當她思考到沙漠時，就會感覺到沙漠，當她想到一個人時，就會留意到這個人的問題。波娃的自發性最不沾有疏遠的污點，她有想保留某物，或想表現某事的慾望。總之，她有種因爲面對自身的自由，進而傾向別人的自發性。

當她對自己提出問題時，一點也不會自我陶醉，只會驚訝於自我的敏感性，這種敏感性便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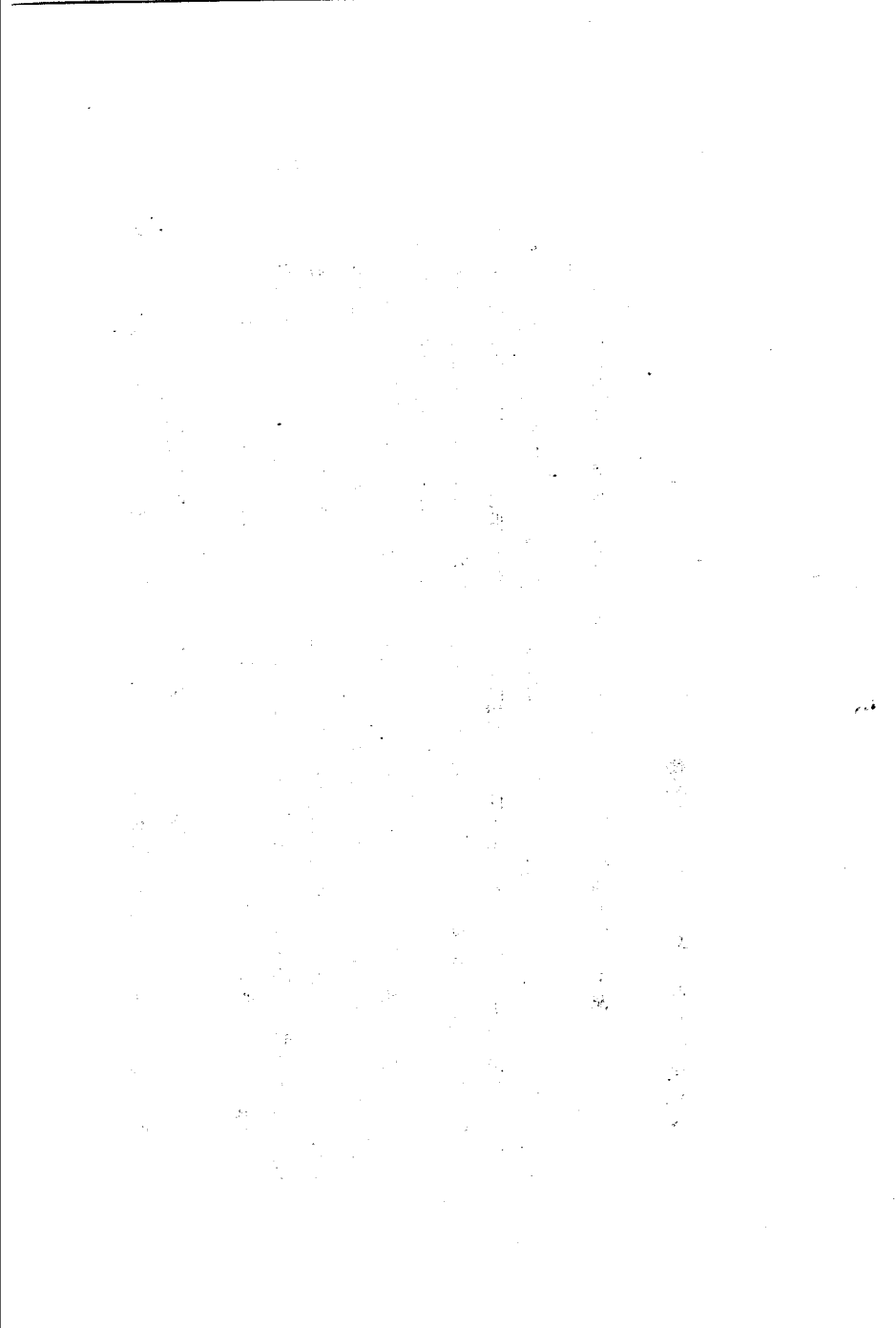
是主觀的，我也存在着，這意味着什麼呢？」她花費多年寫成的四本自傳，有點兒毫無偏差、毫無秘密地重覓傾向他人的敏感態度——一種最正確的敏感性——的意味。

譯者翻譯此書之動機，來自對西蒙·波娃之心儀。波娃文筆之美，尤其是自傳，令人百讀不厭。譯作此書之前，譯者已將原文看過三遍，但在執筆時，發現了許多在閱讀時無法注意到的細節，這使譯者有機會對作者的生活作更深入的瞭解，也深深佩服作者想寫作的意願。此書最吸引人之處，是作者和沙特相識的經過和她心智成長的過程，此書也多少透露出本世紀初期巴黎知識份子的生活動態。西蒙·波娃的書在國內並不多見，據譯者所知只有晨鐘出版的『第二性』，由於沙特的關係，國內讀者對她該不會太陌生，她在世界文壇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翻譯此書時，多承外子艾迪卡的襄助，在此表示衷心謝意。記得有人說過：「翻譯便是背叛。」然而，現階段的讀者既無法都懂得外國語文，故譯書仍是一件值得冒險的工作，這是使國內讀者能瞭解外國文化、文學的途徑之一。譯者雖有十多年學法文的經驗，但疏漏舛訛在所難免，尚祈先進方家不吝指正。

此書蒙志文出版社主持人張清吉先生列入新潮文庫，其盛情更使譯者銘心感佩。

楊翠屏一九八一年一月於法國巴黎



西蒙·波娃的生涯與作品

西蒙·德·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於一九〇八年在巴黎出生。她的家庭寬裕，家裡還有一個妹妹——畫家海倫·德·波娃。兩姐妹自幼和睦相親。波娃在雙親的鍾愛下度過幸福的幼年時代。

一九一四年，波娃六歲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在愛國排外的戰時氣氛中，幼小的波娃曾送慰問品給前線歸來的士兵，也曾為戰爭孤兒籌募基金，充分發揮了童稚的愛心。大戰期間，法國的生命財產遭受重大的損失，巴黎市民也忍受着經濟統制的生活；波娃的家庭在戰爭前後逐漸沒落，和睦氣氛也漸漸褪色，因此波娃的少女時代是在枯窘閉鎖的家庭環境中度過的。

她的父母遵從當時法國中上階級的傳統教育子女方法，讓她的中、小學都一直就讀於天主教系統的學校。十四、五歲以前，她是一個信仰虔誠的少女，但在體悟到自己會死的命運之後，便否定了基督教的神，因此被學校的部份學生視為惡德的叛教者。一九二五年，她以優異的成績通過大學入學考試，進入索本大學（巴黎大學的一部份，內有文理學院）。當她取得哲學學士的學位之後，便決心當教師，也積極準備教師資格考試。在那時代，一般的女孩接受大學教育，常被認為有害無益，而職業婦女更被視為中產階級的沒落者。對以前一直僑居在狹隘世界中的波娃來說，認識高等師範學校的男生是她人生的一大轉機，因為當時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擁有最遠闊的視野，而且都是非常傑出的人才。她認識了魯納·馬烏、保羅·尼冉、梅洛·龐蒂和「除睡覺外，經常都在思考」的沙特。跟沙特認識，無論對她的生活或知識都有相當重大的影響。

當時的索本大學和高等師範學校，都出現了不少日後在現代法國哲學、文學和評論界中佔有一席之地的優秀學生，如女哲學家西蒙·戴依約、奧古爾文學獎得主羅傑·瓦伊安和評論家雷蒙·亞倫等便是。

波娃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之後，便先後在馬賽（一九三一—一九三二）、盧昂（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巴黎（一九三六—一九四三）的高中教哲學。她獲得教師資格時，已經是個成年的女性了，並在知性、教養和聲望都比自己傑出的沙特同居，但是這兩個有志於寫作的人並沒有結婚，彼此維護對方的自由和獨立，分享同一思想，一齊工作，並肩參加政治活動，直到沙特去世（一九八〇年）為止。她們這種不阿俗流的新潮男女關係，在別人看來，是非常成功的。她們之間的關係，既不是習慣性的結合，也不是情性的關係，更不是用繩子維繫的孩童遊戲，他們住在不同的地方，保持某種程度的隱私權，但每天都會面，常共同執筆寫作九個小時，或邊喝威士忌邊閒聊交換意見，而且常常一起出外旅行。

縱觀波娃的一生，沙特可說是她最深愛、最尊敬的特殊人物。不過，兩人也都有過被其他異性所吸引的時期。波娃曾愛上美國作家尼爾遜·奧格倫，他們的愛情曾顯現在「猶大人」一書中。後來，她又愛上比自己年輕的新聞記者克羅德·蘭斯曼，迄今仍和他維持友誼關係。

沙特和波娃還是名不見經傳的寫教師時，便已開始寫作，決心成為作家。波娃費了四年工夫寫成「女賓客」。起初，一家出版社認為此書「沒有獨創性」，拒絕出版。這本書到了一九四三年時才由加利馬爾出版社刊行，而且立刻就以獨特的風格獲得熱烈歡迎，甚至被提名參加當年的龔古爾文學獎。這作品是以三角關係的體驗為基礎寫成的，女主角茱蘭莎影射了作者的許多特質，比爾則借用狄蘭（法國名演員，沙特和波娃的朋友）的特徵，顯得波娃故意不寫沙特。